

心/香/一/瓣

## 父亲的礼物



黄海子

我和父亲是同一天生日。往年，我皆是叫上弟弟妹妹回老家去与父亲一道过生日。但今年，父亲无论如何都要求来我家里陪我一起过生日。生日这天，一边等父亲从乡下来我家，一边和弟弟妹妹闲聊。

父亲终于到了，背上背了一个背篋。父亲说：“大娃，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我打开扎牢的袋口，拿出里面的东西——挑不大的挑水桶。看着这挑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水桶，我心里一下就五味杂陈起来。站在水桶面前，人仿佛被定格了。

我的父母组建家庭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是一位建筑工人，常年奔波在祖国的山水之间，母亲则在家务农。

事情起因是母亲的心脏疾病严重到不得已住进了医院，父亲请假回家照顾母亲。母亲病情稍微好转，父亲就把母亲从医院接回家来。母亲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父亲比平时严肃了很多。他对着我的脸，僵硬得没有任何表情。他看着我，语气也像我手里的筷子，硬邦邦的：“大娃，我给你说个事，你妈这个病，是因为操持这个家耽误了治疗，所以已经无法治愈了。如果你们想让你妈多活些年岁，多陪伴我们些时间，你就得担当起家里一些事情来。医生说了，你妈这个病，再不能做重体力活了，以后地里的庄稼，我就交给你三伯他们去伺候，但家里的生活用水，就得靠你挑来用。还有我们自己要吃的蔬菜，到时你妈会教你怎么挖地，怎么种，但这些都需要你动手，不能让你妈再劳累了。”说完，他别过脸去，像是眼里进了沙子，一直用手背揉他的眼睛。他揉了好一会儿，又别过脸来说：“你人小，用大桶你是没法挑动的，我吃完饭就打一挑你能挑动的水桶。”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一挑不大的新水桶豁然出现在我面前。父亲喊道：“大娃，挑上你的新水桶，我教你挑水去。”

我八岁了，从来没挑过水，出于好奇心使然，我毫不犹豫并爽快地答应着并挑上了属于我的新水桶。在这一刻，我心里觉得有这样的父亲而特别自豪——因为新水桶不但好看，而且挑在肩上晃悠悠的水桶，让同一院子的别家的孩子追着来看，脸上一副羡慕我的表情，仿佛我又得到了新的玩具。

但当我来到离家较远的水井里打满水，将水挑在肩上，父亲挑着水走在我后面指点我怎样下脚，怎样平衡脚步才不至于把水桶里的水洒出来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心里那份得意来得太早了。当我跌跌撞撞和父亲挑着水到家里的时候，我桶里的水已经被洒出去了大半，而且衣服裤子被洒出来的水已经浇透了。父亲仿佛并不为我被浇透了的身体担忧，而是要求我跟着他去挑第二挑水。这次他把他的挑水桶放在井边，只跟着挑着水的我，大声地对我喊：“出右脚，出左脚，要小步，腰扎紧，手扶水桶把……”

这两趟水挑下来，我的肩红肿，脚发软。

我换掉被打湿的衣裤后，累得晚饭也不想吃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更是不想做，只想倒头就睡。可是父亲却坚决不让我睡觉，而且强迫我吃了晚饭，端着板凳坐在我身边，要求我必须写完当天的家庭作业。写家庭作业的时候，我一边把眼泪包在眼里，一边在心里种上了“恨”父亲的种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无论我下午放学多晚回家，父亲都等着我回家一起挑水，他并不理会我告诉他我的肩因挑水而红肿疼痛，而是不断地给我强调：“多挑几天，你的肩就不会红肿疼痛了，挑完水也不会感到累，能吃下饭、更能像平常一样做作业。”我心里种下的对父亲的恨不是一般的恨。

当我挑着水能很自在地行走，不再泼洒的时候，父亲的假期也到了。父亲离家回单位那天，我们家的水缸，父亲挑水的水桶以及脸盆、我挑水的小水桶……总之，家里能存放水的容器里，都装满了清汪汪的井水。

父亲见我站在水桶面前不说话，以为我是在惊异这挑陪伴了我走过童年和少年的水桶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于是说道：“大娃，以前我跟你说的这挑水桶已经被我打破作柴火了，那是我骗你的。其实是我把它拆了，小心地藏了起来。我想在你某个生日时给你做一个特殊的礼物。”父亲接着说：“其实，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你小时候挑水的模样，一直都刻在我心里，甚至做梦都做到你跌跌撞撞挑水的样子……”

父亲说着，声音哽咽起来。我赶紧挽了父亲的手，安慰他道：“爸，我真的以为这挑桶已经变成了柴火，没想到你留存这么好。”我脑子里把过往的日子慢慢重放了一遍。我看到母亲在时，父亲每次回来探亲，每天都在忙家里的事，从来不知道疲倦。而每次离家时，家里能盛井水的容器，都会盛满清亮的井水。母亲离世后，我们都还未成年，父亲则一边当爹一边当妈地拉扯着我们往好日子奔。每次回家看望他，他总给我们一种对生活满意而知足的面容……

倒放着过去的日子，我眼里噙满了泪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凡/人/素/描

## 云上的架子工



谷显刚

建一座高楼，地基打好后，你知道接下来最先出场的是谁吗？架子工。

我一个乡下老家的亲戚，敦厚、朴实、干活劲大，来城里打工干的就是这个活。在建筑行业，架子工是负责搭脚手架，通常被视为“普通劳动者”，貌似不需要什么专业技术，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那亲戚——小时我母亲教我叫“二哥”，实则是转了几道弯的表哥，在家中排行老二——最先到工地时，他也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当听说还需考“证”后，他感到十分惊讶。

于是，我帮他查了一下，在国家建筑行业职业资格归类中，架子工分为初、中、高三级，不但要求从业者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而且还要求有较强的空间感，以及手指手臂和腿脚都要灵活，能适应高空作业。

我对二哥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实话说，二哥一副憨样。但人并不傻，腿脚也灵活，只是从小不喜欢钻书，大了就只好选择力气活做。

小时候，他去田里捉泥鳅，比别人捉的鱼还多。放学了，别人做作业，他还是去捉泥鳅。他妈既恼又气：“你长大能做啥子？”他憨头憨脑地答：“妈，我长大了把泥鳅卖到城里。”孰想，这进城竟是他那时就有的梦想。

去工地后，二哥在地面上跟师傅学了三个月，不久就考了一个架子工的初级资格。领到证那天，我请他喝酒，他拿着那个本本在我眼前晃了不下十数次。饭后去结账，他拦住我，拍打着裤腿上的一个外翻包，耿直地说：“你给我看到，今后这里（钱）要胀爆。今天由我请！”

有一次，我去工地上看他，一直仰着头脖子都快折断了，他还在那白云深处的钢架上不停忙碌。我在地面，他在高空，他竟扯破喉咙喊：“等得起、等得起！就快弄完了……”

白云下边，他和他的同伴娴熟地打着手势，将钢管挪移到预先设定好的位置，加箍、上钉、旋紧，搭设成一个一个下步施工将要用到的操作平台。汗水浸透了衣裳，太阳晒黑了皮肤，一张张脸布满灰尘，唯有那天上的白云，熟视无睹，悠悠然飘走、又悠悠然飘来。

转瞬即逝十几年过去，至于二哥挣了多少钱，我并不知道。但如今只要谈起我们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某个项目是何时开工的、何时竣工的、又由谁设计，他都如数家珍。他和他那些干抹灰工、钢筋工的建筑同行们，一起见证了一座又一座高楼的拔地而起。当然，拔地而起的，还有藏在他们心头对这个城市的期盼。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诗/绪/纷/飞

## 舌尖上的乡味



刘廷兵

遥想那年  
回到故乡的中午  
母亲，手捧  
一碗直冒热气的小面  
用筷子翻动  
碗里的佐料，笑吟吟地  
像把幸福递给我

一种舌尖上的乡味  
一种惊喜闪现，喝一口热汤  
那浓浓的油辣麻香

绕鼻弥漫  
挑一箸不硬不软的面条  
味觉涌起高潮

小面携着一场好风  
吹向我胃里  
汤里的花椒油香，平衡着  
九曲肠的焦虑与欣喜  
逗引我，迫切地  
呼呼地，喉咙，惊动了

久积的乡音

母亲不老，风味不息  
倘若错过了  
这一碗小面，故乡似乎  
就走远了  
麦田会失去颜色  
我又拿什么来  
久久怀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乡/村/故/事

## 云雾深处茶香浓

何武

何处人间似仙境，云雾春山采茶时。

云雾山位于华蓥山脉，山势雄伟，因常年云雾缭绕而得名。春日，登上云雾山巅，东览竹城瑞气升腾，西望渠江静水流深。缥缈的云雾时来时往，幽静的山寺若隐若现。环顾寺下，茶园层叠，山风轻拂，碧波荡漾，芬芳扑鼻。

走进云雾鼎白茶产业园，满目茶树吐白芽。三月人间茶正好，垄间穿梭采摘忙。茶人巧指在嫩芽上流转，像是拨动了春天的琴弦。云雾茶山，是一座蕴藏着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圣地。陪同我们的白茶产业园负责人甘春旭娓娓道来。

自古名寺出名茶。云雾山海拔1190米，寺庙建于云雾山顶，素有川东“小峨眉”之称。云雾山寺与我国的佛门圣地、名山寺庙一样种起了茶树。云雾山寺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于饮茶中融入“清静”的境界，达到开悟得道的效果。

名山名水唤名茶，人们回味着云雾山寺茶独特的清香。应民众呼声，云雾茶场于1959年应运

而生。他们亲手培育的茶苗玉立于青山绿水，漫山翻滚的绿浪令人心旷神怡，制茶车间飘出来的茶香沁入心脾。他们自己采制的功夫红茶诞生了！那红艳鲜亮的汤色，分明是他们辛勤汗水和心血的结晶啊！

斗转星移，到2016年，已有六年白茶从业经历的甘春旭走进了云烟氤氲的云雾山，他要用白茶的蕙兰香来唤醒沉睡的茶山。白茶来自“中国竹乡”浙江安吉。据考证，因为修竹成林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安吉白茶惊世骇俗的蕙兰香。云雾山群峦叠嶂，山水相连，云雾缭绕，树竹交荫，白茶生长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不亚于安吉。甘春旭将3000亩老茶地整理后改种了白茶，让安吉白茶在云雾山开枝散叶。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雾山的茶园，曾经繁华久久，也曾沉寂数年，如今，它以独特魅力重回人们心间。一垄一垄的白茶园依山就势，呈阶梯分布开来，展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缭绕的云雾挟裹着浓浓的蕙兰香布满山谷。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